



女性成长小说系列

李东华 著

桃花鱼

TAO HUA Y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桃花鱼

李东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鱼/李东华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033-2186-3

I. 桃 ... II. 李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7575 号

书名:桃花鱼

作 者:李东华

责任编辑:李正委(jevyle@163.com)

封面设计:抒臆

插 图:孟雅楠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186-3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抓狂	1
第二章 梅洛一九五七	24
第三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49
第四章 暗香	69
第五章 大荒之荒	93
第六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	115
第七章 迷乱	140
第八章 父亲的棋摊	163
第九章 青春做伴	191
第十章 魔咒	216
第十一章 老妻	239
第十二章 决绝	263
第十三章 河流穿越黑夜	287
第十四章 你来了,宝贝	309
第十五章 桃花流水杳然去	332

传说,桃花鱼以桃花为食,女人就是这样一种鱼类,以爱情为生。

——题记

第一章 抓狂

1

他曾戏称,婚姻如洗脚水,一开始是烫的,很舒服,过一会儿就凉了。那时他刚上大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年龄,也还没有碰到她。

他和她,个把月里,去了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三次。不是结婚,是离婚,结果都没办成。这就是说,凉水还在盆里,没能够泼出去。

这么说并不是暗示离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办事拖拉,刁难他们,或者苦口婆心地强行劝和。不!不!这年头你离不离婚,就像晚饭是在自家吃还是到馆子里撮一顿一样,都是你自个儿说

了算,不需到单位开证明,没有组织给你做思想工作。离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决不会对你的隐私刨根问底,他们的脸上有着和殡仪馆职工相同的神情,带着特有的职业式的见怪不怪的冷静。当你把离婚协议书——宣告你们婚姻死亡的通知单递给他们,他们面无表情地接过你们婚姻的尸体,并不把手伸到尸体的鼻子下,探探还有无鼻息,摸摸脉搏看是否还有微弱的心跳。他们不会去理会你们的婚姻是真的寿终正寝还是诈死、昏厥,也不会像法医一样解剖一下尸体,给你提供一份爱情病理报告。

他们会问一句,都想清楚了吗,你们? 这是他们工作程序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不代表要动摇你们的军心。

是的。是的。不想清楚谁会来这里。

得到你们点头后他们会马上进入第二环节,速度的迅疾验证了他们的专业素养无可置疑。他们从纯粹阅读合同的角度审阅完你们的离婚协议书,如无表述上的瑕疵,他们将用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语调给你们两人把协议书念一遍。然后你们两人签字,各执一份,他们存档一份。他们把结婚证书绞碎,像扔一个烂掉的水果一样,把碎片扔进垃圾筐。然后,每人一个离婚证,除了颜色由红变绿,里面的双人合影照换成各自的单人照,离婚证书和结婚证书在大小形状上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他们说,再见,下一对。

假如你选择了协议离婚,而不是到法院诉讼离婚,假如你们两人就能自行了断,而无须借第三者之手切割,那么整个过程只需花费五分钟。真的,真的,不用痛诉革命家史,我们每个人和自

由的距离只有五分钟。

这一点在他们第一次来离婚的时候,就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他们婚后第三年结婚纪念日的第二天,十月中旬的一个上午。

2

在第一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王北里正好去海南出差,黄安慧在上班。黄安慧是京华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工作不好找,勉强进了B市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机关,同办公室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姐,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大姐文过的青灰色眉毛和又粗又黑的眼线,质地就像硬邦邦的不锈钢。大妈的头发和大多数大妈一样,烫成鸭屁股一样的满头小花卷儿。办公室里的空气是黏稠的,里面密布着她们的絮絮叨叨家长里短流言蜚语。在黄安慧的眼里,办公室就像沼泽地,她总担心自己身陷其中,不能自拔。那是一座陈旧的办公楼,外面再阳光灿烂,里面也是阴沉昏暗的。就像张爱玲说的,有一种古墓的清凉,坐在里面永远有一种下午四点钟的感觉,沉下去,沉下去。这种不能自控的下沉感让黄安慧像溺水的人一样发慌。她一方面小心地掩饰着眼神中对这些“老女人们”的不屑,勤快地打水扫地忙工作,一边偷空就学英语,打算有一天报考母校的博士研究生。不过,这一天她什么都懒得做,一整天都在网上乱逛。

王北里一直都没来个电话。黄安慧心头的火苗子越烧越高,四肢却冰凉冰凉的。假如有私人飞机,她会立马飞到海南,就算

是王北里正在和天王老子谈事儿，也要把他揪到自己面前，朝他狂轰滥炸一番。如果一个男人连第一个结婚纪念日都抛诸脑后，这意味着什么？什么母校博士生、什么前途、什么……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爱，就等于没有了一切。黄安慧心里有越来越强的想破坏点什么的欲望。

已是下午四点半。大妈对儿媳的控诉因为大姐添油加醋的鼓舞而没完没了，这个下午变得比整个人生还要漫长。黄安慧眼盯着《牛津英汉大词典》的某一页，一个字母也没看进去。她对大妈大姐的聊天置若罔闻，用阴沉沉的脸色第一次在她和她们之间划了一道明晰的界线，有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决绝。

黄安慧守株待兔一般守在电话机旁，上洗手间的频率和平日相比锐减。别的办公室的同事招呼她过去，她也磨磨蹭蹭，生怕在离开的一瞬间，电话打过来，而她恰好不在。就算是不得不离开办公室，她也紧握手机。手机并不在静音状态，她已然像得了强迫症一样，时不时看看显示屏，有无未接来电。偏偏那一天一个手机电话也没有，仿佛整个世界都把她遗忘了。

窗外墙上的爬山虎，夏日阳光下，曾浓绿茂密的，现在，在秋风中瑟瑟地抖。偶有一两片，探到窗前，像凄凉的摇晃着的小手。

座机终于响起，黄安慧抓听筒的手有点打颤，以致电话听筒哐啷一声掉到了办公桌上。黄安慧恶声恶气地喂了一声，她以为是王北里，心里有一种隐秘的释然和喜悦，可也不愿立刻放弃自己的不快。

是传达室保安，说外面有送快递的来。黄安慧熄灭的心火又

“腾”地烧起来，比先前火势还要大。

送快递的人并不矮小，可是捧着那束硕大的玫瑰花，你简直找不到他的脸在哪里。接着，王北里的电话就像嗅觉灵敏的猎犬寻踪而来。

老婆，我正在开会。假装出来上洗手间给你打电话。对不起啊，不能亲自给你买花，只能在网上订……王北里虽然满嘴对不起，但语调轻松得意，仿佛他去海南不是真的出差，而只是一个为了给黄安慧一个惊喜而精心策划的别致创意。

黄安慧幸福到窒息，大脑一片空白。一整天灰心、绝望、愤怒，心情像一路狂跌的股票，现在触底强势反弹。快乐像高利贷钱庄的票子，利滚利源源不断地涌进来。黄安慧做人一贯谨守“枪打出头鸟”的古训，事事都不张扬。决不像仙人掌，刺赤裸裸地长在肌肤之外，里面的肉倒是极柔嫩的。她要求自己像鱼，刺藏在鲜美细嫩的肉里，外表看上去却光滑，乖巧，毫无危险，可放心食用。这一次，实在是因为那束玫瑰花的体积太过超常，她在机关里从此名声大震。结了婚的女同事回家教育自己的老公，让他们向王北里同志看齐，没结婚的女同事暗下决心，嫁人就嫁王北里这样的人。

黄安慧手捧玫瑰花，心像被熨斗熨过一样，所有愤怒的褶皱都被熨平了。就连大姐大妈的絮叨，听上去也像棉布一样柔软，贴心，家常，最贴近生活的质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张爱玲当年从上海到温州，不辞辛苦千里寻夫，她在写给胡兰成的信中是这么说的：“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

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珠宝在放光。”此时的黄安慧和张爱玲最是心心相印。以往她很讨厌B市纵横交错的高架桥，拥堵的车流，嘈杂的人群，林立的高楼，觉得这是个又大又冷漠的城市，人一进来，就如同一滴水落入海里，水泡都不会泛起一个。现在她觉得她和这个城市很亲，和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个随地吐痰的中年秃头男子，都很亲。还有落到楼群后面的夕阳，一明一灭的红绿灯，轻拂过腮颊的微凉的秋风……就像鱼游在水里。这个世界是她的。就连海南岛，她从未去过的地方——王北里在那里出差，这个小岛已被王北里的目光抚摸过，它就变成了王北里的一部分——此刻就藏在她心里，像荔枝圆圆的核，被透明甜蜜的果肉紧紧包裹着。

一条小狗贴着她的脚边跑过，脖子上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她记起《小王子》里的那头小狐狸，一看见麦田的颜色就想起小王子金黄色的头发。小狗蓬松的柔顺的毛让她想到王北里的头发，因为懒得理发，就那么乱乱的，像个流浪汉。她很想把手插到他的头发里，然后把他的头揽到自己的怀里，像个小母亲一样。

张爱玲说——又是张爱玲，没办法，张爱玲是黄安慧这一类女子的教母。她们是样貌、心性、经历各各不同的女子，但她们的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个张爱玲。她活在她们的思想和文字的脉络里，仿佛她们是她手牵的千万个线偶——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

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黄安慧想，上帝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仁慈，恰恰让自己遇到所爱而又爱自己的人呢？也不知道自己上一辈子在佛前求了几百年，才能修得这样一个圆满的结果。这时候，又有席慕蓉的诗句，像暮色中在半空盘旋的蝙蝠一样，翩跹在她的脑海里。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还是在高中时读过的，不过，她对席慕蓉的诗是过目不忘的。当时，她恨不得自己的心是白百合一样纯净的质地，才配得上那些美丽缥缈的诗句。她初中苦读琼瑶，那时父母老师均把琼瑶视为洪水猛兽、早恋的祸端，所以只能像地下工作者传阅革命小册子一样，偷偷读。高中时专攻席慕蓉。大学时改为张爱玲。毕业后常常拿本杜拉斯的《情人》。黄安慧像一切中文系出身的女子，免不了要舞文弄墨，文字初看会让人误以为是张爱玲未被发现的遗作，再一品咂，似乎席慕蓉、琼

瑶、杜拉斯们也挤挤挨挨地站在里面。

再说那天晚上。黄安慧买来了彩色的心形蜡烛，把房间的灯熄了，一个人坐在桌子旁，点上蜡烛。当时他们住筒子楼，只有一间房。桌子吃饭的时候是餐桌，不吃飯的时候是书桌，来客人的时候是茶几。黄安慧坐在这张花了不到一百块钱买来的多功能桌子旁，就像公主坐在金碧辉煌的餐厅里。她一个人慢慢品着高脚玻璃杯里的红酒，一边给王北里发短信。她那天晚上发的短信之多，电信公司应该颁给她一个特殊贡献奖。一直到凌晨三点，她还在给他发：如果你是陆地，我就是睡在你怀抱里的海；如果你是天空，我就是卧在你胸前的云……

王北里第二天还要去签一个重要的合同，不过黄安慧相信他不会把工作放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之上，假如她想发短信，就算他明天要去面见总统，他也要陪着她一直发下去。但黄安慧认为自己不是那么不通情理的女人，所以在四点半的时候，虽意犹未尽，她还是让他早点睡，别耽误了明天的工作。然后她抱着多年前王北里送她的一个泰迪熊，恬然入睡。

3

第二个结婚纪念日黄安慧自己给忙忘了。因为住在J市姐姐家的父母，吵架已经发展到母亲拿起一把刀，甩手就朝父亲的头上扔过去。要不是差了那么0.01毫米，现在父亲也许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而母亲早成了阶下囚。没办法，黄安慧只好把母

亲接到B市来，父亲继续住在J市。没想到那天他们隔空开战，在电话上足足吵了五个小时。黄安慧下班回到家，母亲把吵架内容给她一字不漏地复述了一遍，中间又加上她诸多评析。恰巧那天在单位碰上点不愉快，黄安慧的坏心情本就像腌在坛子里的泡菜，暗暗发酵，回家被母亲一搅和，又不敢说母亲半个不字，知道她泼辣惯了，怕她高声嚷起来，左邻右舍听见了丢面子。就这样，她像一锅煮烂糊的面条一样闷坐着，王北里举着一把勿忘我回来了。黄安慧最讨厌勿忘我蓝不蓝紫不紫的颜色，就没好气地说，买这种烂花干什么？

王北里也带气地回她，原来你这么虚荣。难道要我像去年那样花几百块买束玫瑰？超市里正降价促销鲜花，勿忘我这么一大把才十块钱，省下的钱买点吃的用的，不比买花实惠？

黄安慧猛然记起又一个结婚纪念日到了，可自己什么也没给王北里买。于是她装出很有准备的样子，请王北里出去吃饭。那个时候母亲正躺在床上，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生闷气。王北里并不知道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他请岳母和他们一起出去吃。

岳母说身上不舒服，又说出去吃浪费钱，就不去了。

黄安慧听出母亲的意思是都别出去，可是王北里立刻说那就他和安慧吃完后给她打包带回来。

两人吃完饭回到家，母亲还躺在床上，黄安慧请她吃带回来的水晶虾黄。母亲只说了两个字：不吃。然后又补充了三个字：没资格。

黄安慧说刚才不是请您去，您不去，不去吧又生气。

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那当初我不让你嫁给他，你怎么就千方百计地嫁了？我去干什么？碍眼？咳，闺女大了不由人，找了汉子忘了娘。我这是住闺女家，还得看他的脸色？自己不知道吃剩下点什么，臊的臭的拿回来打发我，拿我当乡下土包子待……母亲絮絮叨叨地骂起来，声音陡地提升了八度。

王北里在外面虽然克制着一直没吭声，但一回他们自己屋，就立刻爆炸了。那个时候王北里他们单位已经分给他一个小两居。王北里为了表示对岳母的尊敬，把朝南的大一点的房间让给岳母住，他和黄安慧住的这间北面的卧室不足七平米，放一张双人床后，连搁脚的地方都没了。他常常拿这个向黄安慧自我吹嘘，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这么孝顺的女婿了。没想到岳母大人还这么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自打她来后，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她是长辈，不好和她吵，就只有拿黄安慧当出气筒：怎么？在我自己家里还要看人脸色？原先被你一个女人欺负，现在被两个女人欺负，这日子……

卧室的墙壁隔音效果不好，黄安慧就捂住他的嘴，果断地把他的话腰斩了：前些日子你母亲来住的时候还不一个样？对我不也是看不顺眼？那个时候你说什么来着，你说我为什么不能让着点，为什么要那么小心眼，心胸狭窄……到死我都忘不了你这句话，我没要你一分钱，连结婚戒指都没要，结果还赚了骂我小心眼，心胸狭窄。

王北里本来觉得自己浑身都有理，没想到这理儿全长了腿，跑到黄安慧那边去了。他气咻咻地说，我母亲不是住了没几天就

回去了嘛。

原来你是抱怨我母亲在这里住得久了——黄安慧看王北里的眼神像摔到地上的玻璃，全成了碎片——我是我母亲这棵树上结的果实，既然你这么讨厌这棵树，为什么还要吃这棵树结的果子？如果我们让你受委屈了，那我们搬出去就行了。

王北里一直都想不明白，受委屈的明明是他，为什么掉眼泪的却是黄安慧。他在那边莫名其妙地挨了骂，到这边还要作小伏低地道歉。

第二个结婚纪念日就这样过去了。

4

第三个结婚纪念日王北里没有出差，黄安慧也没有忘记。母亲正好也不在家——姐姐一家到北戴河度假，把母亲一起接了去。

黄安慧给王北里买了一条自认为很漂亮的领带，然后打电话给王北里，约他晚上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王北里说晚上有个饭局。安慧问什么饭局能比结婚纪念日还重要，王北里就让她别那么在意形式，只要感情好，天天都是结婚纪念日，如果感情不好，就是送一吨重的玫瑰，又有什么用呢？

他说他急着要和发行人员开个会，不等黄安慧说话，啪地把电话挂了。王北里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不久前他在外面和朋友组建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遇到好的选题就从一些不景气的出

版社低价买来书号，自己做书，自己发行。

黄安慧还没到过丈夫的公司。中午在单位食堂吃完饭，闲来无事，突然心血来潮，也想给丈夫点惊喜，就没打招呼，突然出现在王北里的办公室里。说是公司，其实只有两间房子，一间是王北里和他的合伙人的，一间就是编辑部。合伙人没在，王北里看上去没有电话中说得那么忙，至少现在是这样，因为他正靠在躺椅上打盹。看到安慧来，他既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安慧像献宝似的把领带给了他。他一边撕包装纸，一边嘟哝，你们女人就是啰唆，一条领带还包装什么，拆起来这么麻烦。

包装纸是我亲自跑到商场礼品部挑的，而且是我亲自包装的，这种孔雀蓝不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吗？黄安慧捡起地上被撕得七零八落的包装纸，委屈地说。

王北里拿到领带，银灰色底子上有着深蓝色条纹，像闪烁的水上波纹。他先找商标看，全是英文，看不懂。这是什么牌子呀？怎么没听说过？

你管它什么牌子，好看就行了。

那不行。现在我非名牌的衣服不穿。

别穷讲究了你。想当年你一件毛衣穿四年，到最后袖口磨出了仨窟窿——那是什么名牌让你舍不得脱下来？

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孩子没敲门就进来了，一看见安慧，迈在前面的右脚立刻收住，有回撤的意思。她这个动作让安慧心生不快。王北里朝安慧用下巴点点那女孩，编辑王小娇，又朝王小娇用下巴点点安慧，我太太黄安慧。然后笑着问王小娇有什

么指示。

王北里在家里，每逢安慧喊他，都会这样笑嘻嘻地反问有什么指示。安慧一直以为这是他俩之间的一句独家用语，从来没想到他对外面的女人也这么说。如果他对每个女人都这么说倒也没什么，最坏的是，假如他并非对每个女人都这么说呢？

王小娇却一派天真烂漫地叫嫂子，还说王总这样英俊挺拔、才华横溢的男人，全天下也找不出几个，嫂子真是天底下最幸运的女人。一定要看紧点，有多少女人虎视眈眈地想把他抢走啊。

不用抢，谁想要谁拿走，也好给我条活路。黄安慧的语气，好像王北里是一堆收摊时还没有卖掉的萝卜。

王小娇就笑。然后又乖巧地嘱咐王北里，王总你也得把嫂子看好了，这样的才女加美女，得是多少男人的梦中情人啊。

王北里突然很豪气地两掌“啪啪”对着一摩擦，说，想当初我把多少人斩于马下，才杀出一条血路，把你嫂子骗到手，你说我容易吗我。

王小娇就让他透露一下当初是怎么血拼到底的。王北里说我看到你嫂子第一眼，就到我们系里每个男生宿舍转了一圈，告诉他们谁也别打黄安慧的主意，因为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谁若不服，就站出来决斗定胜负。

那人家嫂子当时同意你当男朋友了吗？

喊！我管她同意不同意。等她同意了再声明，黄花菜都凉了。她不同意我不能软磨硬泡吗？你们女人有几个经得起男人磨来泡去？